

【在人间】

## 榆钱儿饭

□星袁蒙沂

距清明还有十多天时，老家的梨花就陆续开了。春天，不光温度由冷转暖，就连阳光和空气也都晴朗、清新起来。前几天，遇了点添堵的事，心情甚是糟糕，特别是整日早出晚归，重复奔波在单位、学校和家中，一直没有空闲外出，内心更是憋闷。

星期六，妻子下夜班，我请了一下午的假。三四年没带孩子旅游闲逛了，准备抽半天时间带他们回趟老家。李子、桃、梨、连翘都开花了，这个时节的老老家，花儿开得正火！雪白刺眼的梨花，淡白中泛绿的李子花，浅粉、红艳的桃花，黄得浓郁夸张的连翘花，坡岭上、山脚下、河沟边、大路旁的果园里，宅院外，随处可见。

得知要回老家看梨花，小儿子手舞足蹈的，比谁都兴奋。他哥哥倒是沉稳，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驱车离开小区，拐入乡间公路。路两旁的树，明显洋溢着春的色泽。远处的杨树林，看上去绿蒙蒙的，像是有层浅绿色的雾气笼罩其上。桃花因品种不同，有的已盛开，有些还未露出花苞。由地方镇一路上坡，公路两旁的桃花色泽渐变。越靠近天宝，桃花的颜色越是红艳。这可能因品种而异，也可能跟光照、温度等环境因素有关。

行至范家台村，路两侧的坡岭上，始见顶着满树白花的老梨树。那些树的树龄，估计都有几十上百岁了。李子树也成片出现，李子花白中泛绿，就像宣纸上扫过一抹抹低调的水彩，浸润在空气中。两泉村的一段公路两旁，生长着数十棵老梨树，我停下车，一家人到近旁的果园里拍照。

不知是否太久没回老家的原因，对两个儿子来说，路旁的花儿没有太大吸引力，小儿子照例一遍遍嚷着赶紧回老家，老大梓航也表示支持。我只好重新启动车子，放慢车速，让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观赏。在小儿子心里，欣赏两旁的风景远没有回老家玩重要。他爷爷在老家，几个小伙伴也在老家，那里才有他的乐趣。

老家院中大缸里栽的橘子树，这时还结满橘子，有的正泛黄。俩儿子一回家，父亲就问他们吃不吃，伸手去摘。那种橘子，只有山楂大小，我以前尝过，特别酸。照顾的表情本来就丰富，咬了一口爷爷递来的橘子立马咧咧嘴，扭出来扔掉。大儿子梓航未受影响，从容地吃了两个。领着他俩回老家玩，不能啥都不做吧，我提议捋些榆钱儿做饭吃，梓航随即赞同。

我跟梓航那么小时，正是最调皮捣蛋的时候。村子周边的树，随便哪一棵，没有我上不去的。老家周边的山，没有

哪一座是我不敢爬的。爬屋顶上摸鸟，去河沟里掀螃蟹，都是家常便饭。如今，年过四十的我，手脚不再那么灵活，体力和体重也是个问题。老家院东侧蜂场里的那些榆树，棵棵四五米、六七米高，我是不想爬树了。想吃榆钱儿，站到高处，用高枝剪剪下些枝条，在树底下捋还行。

父亲听到我们商量着想捋榆钱儿，还没等我们去，就抱着一大抱榆钱儿枝回来了。他七十多岁了，依然灵活，加上身体瘦小，攀爬起树来比我轻松。父亲借助地势，站在高处，用高枝剪剪落了一些结满榆钱儿的枝条，足足一大抱。我跟妻子、梓航一起，坐在阳台上，一枝一枝地捋起来。

很多人说榆钱儿是一串一串的，实际上，榆钱儿并不成串，而是一簇簇一撮撮的。一撮撮榆钱儿挤在一起，撮与撮之间挨得太近，满满一根枝条排开，看上去就像是成串存在的。经常摘榆钱儿的人，摘出了经验，可以用手捋。没摘过榆钱儿的人，一上来就学着人家的样子贸然去捋，捋下来的榆钱儿掺杂着不少叶子，还得二次挑拣。

捋榆钱儿的时候，父亲也过来帮忙。他说，榆钱儿煮粥好喝。过去他不光喝过榆钱儿粥，还经常生吃榆钱儿，日子最难的时候，连山楂芽子都掰回家吃过。榆钱儿有很多吃法，可以煮稀饭喝，可以做饼吃，黏黏滑滑甜甜的，反正比山楂芽子和树皮好吃得多。

我小时候也吃过榆钱儿，爬到树上，捋一把塞进嘴里就吃。生榆钱儿嫩滑，略微有些甜，嚼起来满口鲜香。大儿子梓航知道榆钱儿能吃，不过他捋榆钱儿主要是因为新鲜感。我告诉他最好是摘而不要用手捋，他捋进塑料筐的榆钱儿里还掺杂着很多叶子，还得再次挑拣。梓航不信，非得让我捋几把榆钱儿看看，渐渐看出了门道。细枝条末端多数长有小叶子，捋榆钱儿时，一开始用力，末端略松手，就带不下叶片来。掌握不好方法，也可以一撮撮往下捋，虽然慢些，却干净。一抱榆钱儿枝，捋了满满两塑料筐榆钱儿，全倒进袋子中，晚上带回家。

次日一早，打开卧室的门，一股清香扑面而来。母亲已做好了早餐，黄豆面、玉米面和榆钱儿一起，被做成了一锅稀粥。盛了一碗端上桌，即现满桌子春的气息。除了榆钱儿饭，还有小葱拌咸菜、辣椒香椿芽、清炒菠菜、冷冻猪肘片。面煎饼做伴，榆钱儿饭入口，那种滑糯甜香味，倏然沸腾。

（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）

## 零工市场的「焕」

【浮世绘】

□雪樱

第一次见到她，我有些惊讶。大红色棉服、黑色直筒裤、短靴子，捂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两只笨拙的眼睛。进门后就弯腰脱鞋，换上自己带的拖鞋，原地支吾了几句，说：“我是XX安排来的，今天干点啥？”她来回搓手，那双伸出来的手看得我愣住了，通红、结实，指节粗大得吓人，手背上的纹理如锉刀雕凿，怎么端详也不像是女人的手，布满了风霜，长满了故事。

因家政公司人手紧缺，招不上人来，她是这个月来打替补的。拨弄手机签到，她试了几次都不成功，额头直冒汗，我主动接过来教她操作。手机屏幕裂了几道纹，恍若命运闪电的划痕。我们两只手碰到一起，如触电一般，我蓦地缩了回去，感觉到那手又硬又糙，像块反应失灵的石头，不禁心头一酸。

她第二次来，是一个午后。那天南风劲吹，气温升到了22摄氏度。她进门时，一只手托着头盔，满脸涨得通红，脱下外套，露出半旧的红黑格绒衣，直喊太热了。干了一会儿活，她才缓缓道出实情：“收款码我不会用，跑到森林公园去找闺女教教我，她带着外孙在那里玩儿。这一耽搁，就晚点了。”我告诉她，下次沉住气，来晚了没关系，找不到地方就给我打电话。她点点头，脸上挂满歉意。

她年过五旬，黑发茂密，梳一个把子，名字里有一个“焕”字，像农村老家大姨或婶子的名字。焕的老家在贵州山区，三十多年前她嫁到山东德州，靠种地为生。几年前，闺女出嫁了，在济南贷款买房扎下了根；儿子要高考，他们夫妻俩便把地租了出去，来到省城近郊租房子打零工。凌晨4点，天还黑着，她起来下锅面条，吃完饭，老公骑车带着她直奔高架桥下的零工市场。出工、收工，他们忘掉了四季，忘掉了时间，日子填满了汗水和风雪。晚上回去凑合吃口饭，躺下倒头就睡，连星辰和月亮也顾不上多看几眼。冬天，出租屋里冷如冰窖，受不了就开一会儿电褥子，睡着了就不觉得冷了。

焕操着一口老家方言，我有些听不懂，只能领会大致意思。家里兄妹五个，焕排行老三，当年姐姐先嫁到了山东，她随后跟来投奔。说起姐姐，她红了眼圈，“生完孩子坐月子，还没满月，她就急着下地干活，让田里的水冰着了，落下一身风湿病。”“哪里有那么多钱治病啊？治不好自己就不治了。家里人下地干活时，她喝了农药，被发现了及时救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又喝了农药，身上全都坏了……”她叹口气说道，好像说的不是姐姐的不幸，而是自己的经历。

想想，每个人生来都是命运慢跑团的终身会员，怎么活也逃不掉它的一路追缴，翻着花样叫你愿赌服输，时而溃不成军，时而逆风飞翔，时而自我较量，更多的时候是咬牙坚持——在看不到希望的暗夜里，孑孓而行，向光靠近。实

际上，最后自己活成了一束光。

焕干活的时候，光就长在她的心里。零工市场是个小江湖，脑袋灵光的油滑人当起二道贩子，凭嘴皮子吃饭；口拙嘴笨的老实人，不会花言巧语，汗珠子砸脚面，赚的是血汗钱。焕和老公属于后者。打零工比想象的要复杂，碰到不守信的人，连工钱也要不来。“农村人有的是力气，俺儿上大学花钱多，就得干。”她自言自语。时间久了，他们有了自己固定的小圈子，有活吆喝一声，大家一起干，老主顾也知根知底，心里踏实。

有段时间，他们承包了一个建筑工地，早上起来去打扫卫生，干完了再去做其他保洁工作，一天能打好几份工，收入也多一些。前些日子，儿子做近视眼手术，一下花去两万多。她眼神幽幽的，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做手术是为了当兵入伍做准备，该花钱的地方还得花。”说完，她脸上泛起了一层光晕，好像儿子是他们与生活过招的动力，也是最后的押注。

上个周末，焕回老家去蒜地里拔麦子，老公让她雇人，她不肯，咬着牙从早干到黑，腰疼的毛病又犯了，腰上糊满了膏药。到了周一，又回来继续找活干。隔三岔五回趟老家，照顾一下地里庄稼，赶个大集，买点生活用品带回来，她身上的乡下气息挥之不去，干起活来与种庄稼一样卖力。手上的活儿就是长出来的花，一季一季地绽放，又一年一年地凋零，她的那双手，被时间编撰成了一本诗集，或曰人生。

当年，父亲带我外出看病时，多次路过零工市场，远远地望一眼，只记得好多人围着，七嘴八舌谈价钱。都市里不能没有零工市场，它不仅是饭碗和生计，它是鸡零狗碎的生活本身。一帮人来了，又走了，另一群人又来了，就是这样轮回，在时间的转盘里找寻自己的位置，同时方便了他人的生活。

我知道，下次焕可能就不来了，家政公司给的工资太少，她还要回到零工市场，回到熟悉而陌生的轨道上。她说，自己不会主动给老板打电话，安排多少就干多少。她早已随遇而安，看透人生本质，适应了命运慢跑团里的节奏，适应了无常人生的规律，适应了自己的命运——以前，我总以为命运是上天随机派送的无厘头，后来我顿悟，经过生活痛彻心扉的洗礼，重新活出自己，这才是命运的剧本。焕，浴火重生，如此而已。

春雨贵如油。甲辰龙年的春雨好生奢侈，下个不停。我又想起焕，雨天里她在哪个地方干活呢？美国诗人卡明斯的诗句似乎写的就是她：“……没有人，即使雨也不会，有这样小小的手。”雨帘如幽梦，山上起了雾，我从外面回来，揉了揉眼睛，仿佛看到无数双小小的手，多么希望它们能代替焕，让她歇一天雨工也是好的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